

明儒學案

冊十

明儒學案卷五十一 諸儒學案中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熊榮祖
徐北瀾
熊繩祖
夏鼎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出爲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
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
學於文知其根而漑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
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
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
詞章無不諳通故卽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
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
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尙拘牽
於舊論耳義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桂謂余曰吾鄉

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潸然

論學書

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二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爲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爲性矣圓覺經以事理爲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復林見素書○昨承教中和之說謂陽明傳習錄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之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今人用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則知其體亦未能得未發之中執事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無有不善若無未發之中則人皆可爲堯舜豈謬語哉蓋陽明之學本於心之知覺實由佛氏其曰只是一念良知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此乃金剛經不生不滅入涅槃覺安知所謂中和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

非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卽吾所謂良知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又畔孟子性善之說矣旣曰無善安得又曰是謂至善是自相矛盾也又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旣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悟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執事謂其與佛老汨沒俱化未嘗悔悟但借良知以文飾之耳誠然誠然生謂中庸者作聖之樞要而精一執中之疏義也明乎此則佛老之說祇覺其高虛而無實避去不暇又何汨沒之有哉夫堯舜始言中孔子始言中庸之爲德中不啻足矣而言庸何也蓋慮人以中難知難行而不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又以庸言之蓋謂無過不及之中乃平常應用之理降衷秉彝人人所同也故子思述孔子之意以爲此篇凡言及品節限制而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言及天地民物皆以廓道心之微也然道心之發恆與人心相參則察之不容以不精守之不容以不一必精而至一則中可用於民推之天下國家而天地位萬物育矣其用功以致中和也俗儒皆以戒懼爲靜而存養慎獨爲動而省察然章句或問惟言存養省察未嘗分言動靜也生愚

以爲此乃默識天性而操存涵養之爲學以此訓人以此修道立教無非中庸之爲德合內外之道卽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性既存於心心自見於事聖神功化之極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昨談及此猶未之詳也試更詳一得之愚可乎蓋首章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相應聖學相傳洪範五事孔門四勿皆從此用功雖稠人廣坐之中從事於此惟恐少怠記所云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待感物而動哉故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默識天性之中庶乎情發而皆中節由此推極則中和致矣若待靜時存養則無有所謂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時矣嘗當中夜不接物時驗之目睹隙光耳聞更漏或擁衣而動呼童而言未有無思無慮如槁木者故曰纔思卽是已發惟內視返觀則性如皎日有過卽知是謂明德好惡本無一偏豈非未發之中乎若對客應酬亦然一有偏處卽靜以待之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而和自中出矣涵養日久便是默而成之篤恭而天下平不獨成己而已若嘵嘵講學各執一端則自相乖戾去中和遠矣

與徐養齋書

○箋詁者聖經之翼也諸

子者微言之遺也史牒者來今之準也雜文者蘊積之葉也世之談

道者每謂心苟能明何必讀書吾夫子既斥仲由之佞矣又謂臯夔稷契何書可讀然則三墳五典之書傳自上古者胡爲誦法於刪述之前耶十三經註疏中多有可取者如鄭氏釋道不可離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其言似庵而實切苟謂真儒不是康成而顓求明心見性則又入禪矣苟揚雖大醇小疵而不敢擬經其言亦有所見近世乃有取於文中子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謂之何哉執事曰二程謂老氏之言無可闢者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矧又註參同契陰符經盛傳於世邪蓋去聖日遠而內聖外王之學老莊頗合吾儒遂至此爾近日金剛圓覺及六祖壇經爲講道學者所宗陽儒陰釋自謂易簡不涉支離如降伏其心見自本性有大定力者謂之金剛統衆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者謂之圓覺不思善不思惡時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則又壇經兼定力獨照之蘊者也佐嘗取圓覺經觀之其圓攝所歸循性差別有三種焉一曰奢摩他謂寂靜輕安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二曰三摩鉢提謂除去根塵幻化漸次增進如土長苗三曰禪那謂妙覺隨順寂滅不起浮

想此三種淨觀隨學一事故有單修齊修前修後修之等有二十五

輪是其支離反不如老氏之簡易矣

與崔涇野書

○所示卓小仙事

乃生所欲聞者大抵人者鬼神之會也人道盛則鬼道衰亦理也辯
論之詳可以正人心息邪說矣向者項甌東來言曾會小仙述其形
貌之詳與其作詩報人禍福竊疑其爲物鬼耳暫時爲人忽又化去
如貴郡九鯉湖何仙亦其比也人心趨向務爲崇飾則建祠祀之遂
傳於世如葛洪神仙傳祖劉向列仙傳而附益之久則人不復信如
九鯉湖祈夢所得吉凶多不可明者但人臆度或有偶合者周翠渠
公昔守廣德觀所紀祠山其謬妄亦可見矣周公作金縢自謂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蓋陰陽二氣屈伸往來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而
周公所謂鬼神卽指三王以魂魄言詩曰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
蓋沒爲明神上與天合非但爲人鬼而已也易彖傳文言亦同此義
而豐彖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
大傳祭義而觀之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神合精氣爲物旣沒猶如
生時若魄雖降而游魂不散則爲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爲妖怪如

伯有爲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夫匹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乎僧道之爲仙佛魄降魂游亦猶是也周公制禮大宗伯旣興神鬼示之禮矣未又曰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辰者日月星斗各至於辰躔次而畢見也猶者圖像也居者坐位也報天主日及四望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於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於下享五帝祖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各物則禮樂之器也天神人鬼以冬日至致之應陽氣也人鬼魂氣歸天昭明於上與天神爲類地示物彪以夏日至致之應陰氣也物彪則百物之精如山林川澤諸示在幽陰者是也豈非大合樂分而序之以降天神出地示格人鬼爲成者與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者此也小仙殆亦百物之精使貴邑人或祠之則與何仙類矣老聃得長生久視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於昊天上帝之上何哉據程子謂道家之說無可闢者以文王於昭於天例之雖位於天神地示之中可

也生愚素不喜佛書如姚秦時五胡十六國稱帝稱王迭興迭滅梵僧鳩摩羅什從而附會之其所譯法華經謂佛說法時來聽受者菩薩八萬人天子七萬二千人其餘天王鬼神之類不可勝紀又文殊師利於海中宣說是經娑竭龍女忽現於前禮敬獻一寶珠受之卽變成男子又觀世音普門品復有十數變現此則妄爲夸大無從而猶其居又與道家異矣邇來學術分裂立門戶尊德性者厭棄聖經而喜誦佛書如曰佛氏之學亦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又曰心隨法華轉非是轉法華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生今與後進講學只博約二語而已讀書以明之聞見之知研究此理博文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惇庸此理約禮也自媿淺薄未見有謹信者爾不能談禪以應變現奈何奈何

與鄭抑齋書

○羅整菴云氣本一也而一動

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因思孔子繫易言性與天道有統言天命率性之理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釋之

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嘗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爲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是判理氣而爲二乃未定之論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而爲二豈天兼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易言太極生兩儀生四象土在其中則爲五行自此化生萬物飛潛動植皆人以文字名之爾是則理由羲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由此辨之氣之有條不可紊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天生人物靈蠢不同實有主宰之者惟得天命之正而能存存無息則可以配命同天故詩書言天又言帝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敬而正之也無一時無一事而不敬慎以存養省察者卽中庸所云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不言天而言帝者有主宰於其間使靈而爲人者其性異於蠢物與牛犬之性不同卽孟子所言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

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卽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乃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以爻象所形而言世儒一概論之誤矣

與林北泉士元書

○試共分源論之孔子翼易言心性天道有

自卦爻取象言者亦有自天人統言者如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所謂心乃剛中之象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所謂心乃聖人之心也乾之利貞曰性情復之見天地之心皆象焉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統言天人之理所謂陰陽乃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何與於取象哉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對此則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概以統言者混論之則誤矣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亦是象言也蓋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於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卽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卽謂之器矣蓋其囿於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

矣不分道器則混精麤於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今分源體要終發明偶亦相合與王分源任用書

○生惟安於命而無欲速蓋成周以詩書造士以三物賓興自一年離經辨志迨九年大成而猶待強乃仕若此其久者何也欲其多識而貫之以一博文而約之以禮畜德以潤身而後能從政以澤民故也三物者其明明德於天下本始於格致者乎六德之先知仁也六行之先孝友也六藝之先禮樂也知本也其本治而未從之矣是雖成而上下然理一分殊非聖言末由漸悟盡觀於植乎漑其根者博也歸其根者約也千莖萬穗自根而出食其實散其羸器其蓄翳緡其絲麻日滋歲懋用足而施普矣不殖則將落而奚普之能施此生之所以安於命而無欲速者也

與張蒙溪書

○孔

子之教人博約而已矣博文而約之以禮即多學而貫之以一者也昔嘗談及尋樂朱子曰不用思量顏子惟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樂以佐觀之論語言博約者凡三見蓋從事經書質問師友反身而誠服膺勿失則此樂得諸心矣樂善不倦絕無私欲天爵在我不爲人爵所困役天地萬物與吾同體更無窒礙隨時隨處無入而不自得然則寓形宇宙之內更有何樂可以

代此哉莊誦執事餘冬序錄終篇啓發滋多與向日京邸共談時樂無以異然則執事殆真得孔顏之樂者哉夫庖羲始造書契治官察民墳典興焉臯夔稷契既讀其書矣是卽博文也得之於心則天之敘秩我者我得而惇庸之同寅協恭和衷如臯陶所云者而能有行焉是卽約禮也今之道學未嘗讀書而索之空寂杳冥無由貫徹物理而徒曰致知則物既弗格矣無由反身而誠則樂處於何而得哉善乎執事之論學也其曰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濂溪實倡之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此可見學必讀書然後爲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後爲問駕言浮談但曰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則自索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呂希哲解大學曰致知致良知也物格則知自至堯舜與人同者忽然自見又作詩癖元凱而俳相如以莊周所言顏子心齋爲至嗟乎莊周不讀孔子魯論之書又安知心齋由於博而後得於約邪謝顯道見明道誦讀書史明道稱顯道能多識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修習必反躬內省若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又執事所謂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翦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益哉此周濂溪教二程

尋樂之宗旨也然世俗相傳謂先生太極圖說得諸潤州鶴林寺僧
壽涯者其誣固不必辨但此圖與通書相爲表裏先生蓋讀書深造
而自得非索之空寂杳冥者圖首曰無極而太極蓋無聲無臭之中
而實理存焉天地人物一以貫之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其實理同也
卽書誠者聖人之本也其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書誠源誠復也
其言聖人主靜立人極卽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故靜也靜
則至無之中至有存焉其渾然太極矣乎徵諸易與中庸則易無思
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之本也不言四象而言五行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
以土生數五居中而四象成焉亦中正仁義之所由定也至聖之德
本得諸至誠之道蓋如此至誠無息至聖有臨則天地合德矣旣與
天地合德則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可知故言孔子立人極傳自堯
舜文武及與上律下襲必譬諸四時日月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若或
濬之而小德分殊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明萬物各一其性如
所濬之川東則不入於西南則不入於北而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故
曰小德川流萬物之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之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

四時行也孰綱維是孰主張是若有宰之而特不得其朕者矣故曰大德敦化此則書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先生真積力久融會貫徹乃爲圖又爲之說自博而約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豈非聞孔子之道而知之者哉

與何燕泉書

○指摘傳習錄九條如曰心之體性也

性卽理也故有孝親忠君之心卽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卽無忠孝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入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此義外之說蓋朱子旣謂理不外心正自本體言其格物傳卽物而窮其理卽是我心卽之也非義外也書曰以義制事語曰聞義不能徙以與聞皆自心言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理義不根於心又何悅哉然錄中亦有嘉言如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是發明中庸合內外之道也其辯人謂晦菴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非

存心無以致知曰居敬窮理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又恐學者之躐等或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育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此其最得者也又曰聖人述六經惟是存天理去人欲道問學時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至善如事親溫清必盡此心之孝惟恐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自然思量父母寒熱求盡溫清道理此亦其最得者也然亦有大弊與孔孟相反者如曰新民從舊本作親民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此則弊流於兼愛而不自知矣如曰今人知當孝弟而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非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則是矣然講求既明又焉可爲不孝不弟之人乎乃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人喜其直截遂以知爲行而無復存養省察之功資質高者又出妙論以助其空疎而不復談書以求經濟此則弊流於爲我而不自知矣吾不知其於楊墨爲何如也執事所指摘者謂陽明陷溺於佛氏三十年然後以致良知

知爲學本不過一圓覺耳如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此則佛氏不可思議之說也吾儒下學而上達惟一理耳豈可歧而二之哉旣以親親卽爲仁民又以良知卽爲良能至此則又不合而爲一口給禦人陽儒陰釋誤人深矣

答汪方塘思書

○講學之徒惟主覺悟而斥絕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字義亦所不識蓋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內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趙各疏請東駕臨朝幾陷大僂後得免歸亦主覺悟而不讀書之所致也今觀其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閱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靈明以爲用者邪昔六祖聞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倣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蹈襲舊套矣然旣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卽野狐禪所謂圓陀陀光爍爍也其與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復何寶嚴鏗書